

绝剑神侠

(下)

鬼谷子 著



绝剑神侠（上、下）

鬼谷子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17,375印张 375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6.85元

ISBN 7-80505-126- 7/I·126

十七

党剑秋打定主意，长长舒了口气，将手中的金刚寒玉剑插回鞘中。此刻，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死谷中的遭遇，实在是太离奇了……

党剑秋用力挣脱蜘蛛网，急急地离开死谷，一路飞奔而下。这几天离奇的遭遇，一直萦绕脑际，然而更多的事情，却困扰着他。

那就是他仅有的这一年生命中，所应该做的事，就是为父母报仇，为那柄他的大师父白衣秀士再三嘱咐而如今已落在那神秘的香车美人计姑娘手中的天下第一剑，还有他需要为青梅竹马、等于已经私订终身的师妹尹冬梅做一个适当的安排。

还有……琐碎的未了之事，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如今最急切且最接近的，应该还是为那柄江湖武林中共奉为天下第一剑的黄龙剑，至安徽洪泽湖底的白城一行。

想到了白城，他不禁想起了在死谷之中，突然的机缘中现出了图形，指示着“白城奇书”藏处的那张“白城密图”来。

于是他停身在一株巨树的树荫下，将那张白城密图自怀中掏了出来。

在炎日下，白城密图之上，仍然是一片白茫茫而只字不见。

他不禁微微一笑地自付道：你急什么嘛！不是分明知道这张白城密图要在黑暗之中才能现出图形来吗？

他将白城密图塞回怀中，却又不自觉地将神丐姥姥的徒弟小迷糊抛给他的那张少女的画像摸了出来。

望着这张画像，他不禁想起了那个武功惊人，头发蓬乱、对他有着一份难言的歉疚之情的少年来，不禁暗暗叹了口气，轻轻说道：“我还得找他，把这张画像还给他，向他致谢。”

然而就在他自言自语的刹那间，一个脑袋从树后伸了出来，望着那张少女的画像，眼中闪出了十分惊异的光芒，身形微微一闪，已飘落在党剑秋的身前。

党剑秋猛然一惊，身形一晃，已飞快地弹起，抬眼望处，这时突然出现眼前的竟然是一个年龄与自己相似的俊美少年。

双眉微挑，望着党剑秋的双眼，闪出逼人的灼光。可惜行动之间，略带着几分女气，他怒瞪着党剑秋喝道：“喂！你这张画像是哪里来的？”

党剑秋双眉微皱，不解地望了眼前这俊美的少年一眼，缓缓说道：“你问得真奇怪！我又不认识你，你管我这张画像是从哪儿来的。”

那少年看了党剑秋半晌后，激动的心情似乎已平静了不

少，他微微一抱拳，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在下程云岭。说来惭愧，这画上的少女正是在下的未婚妻。半年前因为一点事故，彼此发生了误会，她却忽然把这张画像要了回去，后来不辞而别。我找了她已经好些时日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山道旁的树下休息，突觉树后也来了人，好奇一看之下，你手中拿的却正是那张画像，这叫我如何能不惊奇呢？”

程云岭一口气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接着说道：“刚才不知是惊、是喜，实在是太唐突了，尚请见谅。”

党剑秋没想到其中居然还有这么多事故，他一直认为这张画像上的少女，可能是那头发散乱的少年、神丐姥姥的小徒弟小迷糊的未婚妻，或者是……

没想到今天偶然碰到了个程云岭，却说这画上的少女是他的未婚妻，党剑秋不禁有点迷惑了。

他惊疑地望着眼前的少年，并抱拳一礼后说道：“在下党剑秋，这张少女的画像，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年抛给我的。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党剑秋话还没说完，程云岭又抱一拳说道：“原来是近月来名满江湖的玉掌碎剑党剑秋党大侠，这真是幸会了。关于这张画像的事，尚请赐告。”

于是党剑秋把左手暗刀暗算、小迷糊的投书警告，却误将这张少女画像抛给了他的事情前后详细地说了一遍。

党剑秋缓缓说完之后，又接着说道：“自从那次分开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你要知道这张画像的来历的话，我想你只有……”

党剑秋话还没说完，程云岭猛然一抬头，大睁着双眼说

道：“是她，没有问题，就是她，我没有听说盲侠还有第二个徒弟呀！”

程云岭说话的神态，似激动，似欣喜，脸上的表情更令人难以捉摸，党剑秋实在摸不透他话语中深藏的含意。他又如何能想得到手中这张画像中的少女，程云岭的未婚妻，正是那个头发乱蓬蓬且衣衫穿得歪歪扭扭的少年，江湖人称的小迷糊呢？

不过党剑秋心中却有一种难言的感觉，他觉得眼前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程云岭的仪表言谈，均为上等人材。武功与人品，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于是他动了结识他的念头。

就在党剑秋与程云岭两人均各有所思之时，倏地，一条人影飞掠而至，身形神速已极，毫无半点声音。

党剑秋眼角余光至处，觉得来人身法好熟，那不正是当年以轻功称绝江湖武林、人称飘渺仙子、对他情如母子的白玉玫所独有的千里飘渺的轻身功夫中的身法吗？

他猛然一转身，不禁张着嘴瞪着眼，惊异之情形于颜色，呆呆愣住了。

这可大出党剑秋所料，出现眼前的是他的师妹尹冬梅。

尹冬梅出现得如此突然，党剑秋从来就未想到过，心中虽然十分欣喜，但又如何不能呆呆地发愣呢？

尹冬梅头上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满面欣喜地以那双黑白分明、圆而又大的眼睛望着党剑秋，神态依然是那么娇憨，在党剑秋的眼中她似乎更美了，更成熟了，然而面上却是带着一种难言的苦感。

踏破铁鞋无处觅，今天却突然遇见了她分别已半年有余、

找了将近两个月的党剑秋，她真想扑入他的怀中。

虽然她不知道她将会大哭或大笑。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她根本没有见过、陌生的少年啊！

愣了半晌的党剑秋，身形微微一晃，已落到尹冬梅的身前，他望着尹冬梅激动地说道：“妹妹，你……你怎么也来了？”

说话间，他已紧紧将尹冬梅细细的手掌握住。

然而在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尹冬梅的手有点发凉，她脸上欣喜之色突然消逝了，大大的双眼中却闪出了一层泪花。

党剑秋双眉一皱，微微抖了抖尹冬梅的手，惊异地问道：“妹妹，难道出了什么事吗？”

尹冬梅噙泪的双眼一眨，泪水已顺着眼角淌了出来，她微微点了点头，抽着气说道：“大……大师伯他老人家已经仙逝了。”

从尹冬梅的神色中，党剑秋知道必然有什么意外之事，这突来的噩耗，却仍然使他全身一震，“啊”了一声，又呆呆地愣住了。

尹冬梅抬手擦了擦挂在腮上的眼泪，定神后说道：“自你下山之后，大师伯的病即日益加重，爹娘早就要我来找你回山，但是他老人家却死也不肯，结果……终于在三个月之前弃世而去了，临死之前仍然十分惦念着你，再三告诉爹娘及萧叔叔，要……”

她说着话，又激动地抽泣起来，她靠在党剑秋的肩头，半晌之后，才又抬起头来接着说道：“大师伯去世了三日之后，我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地跑下山来找你，本想武林大会已

完，天下第一剑之事既已了结，你也应该先回去看看；入江湖之后我才知道，你虽已赢得了玉掌碎剑之名……”

悲恸的党剑秋，瞪着双眼，如痴如呆地怔着，她所说的话却再也没有听进去一句。脸上木然得没有半点表情，此时的他真是欲哭无泪，欲吼无声，悲痛至极了。

白衣秀士慈祥的笑貌，严督作习，关爱之至的音容，又一幕幕地浮现眼前。

他心中不禁大叫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徒儿虽然不肖，至少……也可以拚着一死去为你报仇啊！

他觉得白衣秀士实在是太伟大了，自己的恩怨，从来不愿加在别人的身上，即使是告诉他亲若父子的党剑秋。

在这种愁惨的气氛中的程云岭，默默地立于一旁，不禁有点尴尬的感觉。他想说话，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想把那张他的未婚妻也是他表妹的画像要回来，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又说出口。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但却听见党剑秋一声深长悲切的长叹……

他向前走了几步，望着党剑秋一抱拳，轻缓说道：“党少侠，那么这张画像还是你自己交给她吧！我程云岭就此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话一说完，亦不再待党剑秋答话，就欲转身离去。

倏地——

一声娇喝在空中激荡着，一条人影已飞快地掠入场中，又是一个娇美的少女……

党剑秋一惊之下，注目望处，来人竟是一次不得、再次

被党剑秋以黄龙剑挑去头上的狮头面具、现出真面目的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

紧跟着飘然而至，落在她身后的正是那四个前次同时被党剑秋挑落狮头面具的四个丫环。

然而人影仍然不断闪动着，刹那之间，数十个金狮人，已将党剑秋他们围住。

从狮头面具的那唯一空隙中，射出寒削逼人的眼光，与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及那四个丫环眼中透出的愤恨之色，将党剑秋与尹冬梅心头悲愁压了下去，亦将空气中悲愁的气息冲散。

党剑秋慑人的双目骤然一睁，闪出了逼人的神光，向围在身外的金狮帮下的金狮人一扫，正欲说话……

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却已满面惊奇而略带欣喜地说话了。毫无疑问，她是因为党剑秋而来，但开口的第一句话却不是向党剑秋说的。

但见她望着程云岭说道：“师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真是好极了，还不赶快替我教训教训这姓党的，替我跟爹出口气。”

党剑秋不禁侧目望了望程云岭，程云岭却亦正挪过眼光望着他。党剑秋心中十分诧异，暗自忖道：原来程云岭还是她的师兄，今天的事情怎么都凑得这么巧。

他又哪里知道，程云岭的未婚妻所以发生误会，忿然而去，亦正是由眼前这个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身上引起的呢！

程云岭望了党剑秋一眼后，又望着他师妹道：“师妹，这个……”

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突然一瞪双眼，忿然说道：“你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啦！这个……有什么好这个那个的，天下第一剑就在他党剑秋身上，你难道不知道这回事。”

程云岭深深吸了口气，望了望师妹，又望了望党剑秋，刚才还是处得好好的，如今却要他突然翻脸与党剑秋动手，他实在是做不出来。

那一向任性已惯、除了她父亲外、每一个人似乎都该照着她的话去做的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上次被党剑秋将狮头面具挑落，自尊心受了折损，已经是愤怒难过已极。

今天对她一向十分迁就的师兄，当着党剑秋的面，竟然又未曾照着她的话去做，她不禁更加气愤了。

她怒瞪着程云岭，冷哼了一声，娇喝着说道：“你不动手难道我自己不会动手？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不认你这师兄。你要是惹我，我连你一起劈了。”

程云岭不禁急急地叫了声：“师妹……”

她昂首一声长啸，将程云岭的话声盖了下去，却带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长啸声中，右臂一震，数十个金狮人猛然一声暴喝，她身形微微一晃，就欲……

尹冬梅惊异地向党剑秋望了一眼，党剑秋却轻轻在尹冬梅手上拍了两下，猛然迈出了一步，大喝了声：“慢着！”

以内力逼出的慑人的声音，在空中激荡着，震得在场的人耳中均不禁嗡嗡的，金狮帮下的金狮人，即将发动的攻势，亦不禁微微一顿。

党剑秋望着心中有着说不出激动的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沉声说道：“姑娘三番两次与本人过不去，尚请将其中

道理说个明白。如果我党剑秋确实有错，用不着你再动手，我党剑秋自愿束手领罪。”

这位气愤中的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喝道：“我当然有我的道理，否则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偏偏要找你！”

话一说完，眼光向围在身外的金狮人一扫，又大声喝道：“你们还不给我动手！”

声音一落，身形已飞快地扑上，双掌猛然一翻，拍出了一股十分凌厉的劲力，直向党剑秋袭去。

党剑秋身形一闪，侧出了五尺，冷哼了一声，口中喝道：“姑娘既然如此一再相逼，那我党剑秋只好开罪了。”

这金狮帮龙头帮主的女儿一招落空正欲再次出招之时，不禁觉得十分诧异，因为她带来的金狮人，甚至连她身边的四个贴身丫环，亦均不见半点动静。

惊异中的她，猛然一抬头，不禁面色大变。

这时，围在四外的金狮人，突然一个跟着一个地跪下去，就连四个丫环与程云岭亦不例外。

这突然转变的情势，不禁使党剑秋惊异至极，他下意识地猛然一转身形，眼光扫过处，竟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须发若银、长髯飘胸、道貌岸然、却带着一种威武慑人之气的老者。

党剑秋不禁惊异得差点叫出声来，心中不禁自忖道：他是谁？什么时候来的？

望着眼前金狮帮下的金狮人的情势，不禁恍然大悟道：对了，这……难道他就是金狮帮的龙头帮主？

十八

这突然不知何时而至的老者，双眼中闪烁着骇人的灼光，向场中所有矮了半截的金狮人一扫，低沉地说道：“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身为金狮帮中人，难道你们不清楚我金狮帮的规矩！”

低沉的声音轻轻的，缓缓的，却带着无比慑人的威力，未出党剑秋的意料，果然是金狮帮的龙头帮主。

说着他又望着他那平时宠爱万分的独生女儿说道：“丽君，你也太任性了，大概是我平时把你宠坏了。好！回去之后，我虽不忍以帮规，却不能不以家法处你……好！现在你们都给我起来。”

说话的声音中，却又似带着难言的感慨，然而他身为一帮之主，不如此做的话，何以制帮。声音虽不若刚才那么厉害，却使得他女儿丽君微微一颤，猛然扑了过去，跪在他的脚前，叫了声：“爹，你……我是为了……”

金狮帮的龙头帮主没有理她，昂然迈上一步，望着党剑秋含笑道：“你叫什么名字，师承何人，可以告诉我吗？”

说话间神态一改，变得十分和蔼，令人感觉亲切。

党剑秋抱拳施了一礼后，答道：“晚辈党剑秋，为白衣秀士与神州三绝之徒。贵帮三番两次地找我，实在是令我疑惑。前辈既身为金狮帮龙头帮主，尚请将内情赐告，若晚辈确实有不是之处，愿听凭贵帮处置。”

金狮帮龙头帮主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异的光芒，不知道是惊于党剑秋竟然是白衣秀士与三个各怀绝学的神州三绝之徒呢，还是惊异于党剑秋竟然不知道一件事？

他望着党剑秋说道：“难道你师父白衣秀士没有告诉过你？”

党剑秋微微摇了摇头说道：“大师父从来未向晚辈说过，甚至连贵帮的名字都未向我提过。”

金狮帮的龙头帮主突然昂首一阵哈哈大笑后，缓缓说道：“白衣秀士果然是个信人，就凭这一点，我鞠杰在大别山中过了这十多年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

说话间，显出一股惊人的豪迈之气，略微一顿后，他又接着说道：“江湖武林之中最重信义，说一句话应该是一句话，对吗？”

党剑秋望着眼前这个令人高深莫测、却似乎有着一份难言的感慨的金狮帮龙头帮主，点了点头。

金狮帮龙头帮主亦微微点了点头，接着说道：“白衣秀士确实是个好朋友，他所以一点都没告诉你，是为了一句话，我所以不顾一切地带着我金狮帮中人，放弃了我一番费了多少年苦心经营、正在欣欣向荣的事业，悄然地离开了江湖，隐于大别山中，寂然地度过了十数个年头，又何尝不是为了一句话。”

他说话间情绪十分激动，隐忍于心头十数年的事迹，亦无法使他不激动。

倏地，他猛然一个转身，双目之中射出了两道寒削似冷电般的光芒，向身边的金狮人与他的女儿鞠丽君一扫，怒声喝道：“然而你们却无缘无故地捕风捉影，揣忖事实，竟而背着我重入江湖，破坏了我的信诺，叫我如何再有脸去见白衣秀士。”

说话的声音字字沉重，扣人心弦，慑人神志，非但激动之情形于颜色，飘拂在胸前的长髯，竟然根根直竖。

不要说他的女儿鞠丽君、他的徒弟程云岭及他帮下的金狮人了，就连与他无切身关系的党剑秋和尹冬梅，亦不禁觉得悚悚然的。

但见金狮帮中人，一个个垂首躬身地伫立着，没有半点声音，亦没有一个人敢挪动丝毫。

他舒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当年入山时，我不是曾经对你们说过，如果不能与我长期共守山中，可以自行离去另谋发展，你们没有一个愿意离帮，而且对着神狮发下过重誓，若是违背了命令，不待帮规发落，即……”

倏地——

两个金狮人扑啪跪了下去，伏在地上说道：“呈禀帮主，弟子等一时激动糊涂，既违命令，愿按誓言自处，请帮主息怒。”

这两个金狮人说话声中，数十个金狮人一个跟着一个地跪了下去，并且同声说着：“愿按誓言自处谢罪。”

情势实在是感人已极，金狮帮规之严由此可知。

在一个接着一个金狮人跪下去时，那两个首先跪下去的金狮人突然翻身跃起，一挥左掌，一挥右掌，两股刚劲凌厉的力道已应掌而出，各向对方头部击去。

党剑秋与尹冬梅，不禁更加惊异地愣住了，这两个金狮人已是抱定了必死之心，然而谁能想得到，竟然会用这种惊人的互相交击碎头而死的办法！

但见金狮帮龙头帮主鞠杰脸上，肌肉一阵激动的抽动后，他猛然大喝一声：“慢着！”

身形微微一晃，已扑到两人之间，双臂骤然一震，蓬啪两声轻脆的响声过后，两个金狮人各被震得踉跄地退了两步。

他激动得有点微喘地沉声道：“你们都给我起来，先听我讲完了再说！”

声音沉而有力，这突然的变动使不少正欲行动的金狮人均不禁愣住了，然而却使空气中那种感人却使人窒息的气氛缓和了许多。

他抬眼望着天边的白云，长长叹了口气后，缓缓说道：“其实这都是我一个人争强好胜之过，你们用不着再自咎。我预备回山之后，立即将丽君按帮规处置，然后解散我金狮帮，再去找白衣秀士谢我失信之罪。唉！其实我早就该想到这一点，如果早把金狮帮解散了，又如何会有今天。”

这位当年名声赫赫、威震江湖武林的金狮帮龙头帮主，如今说话间，不禁大有英雄气短之慨。

这些在场的金狮人，没有想到他们这位刚强的龙头帮主，今天竟然会有散帮之说。他们均不禁迈上一大步，望着

他们的龙头帮主叫了声：“帮主，您……”

然而他们的龙头帮主却摇手阻止他们接口道：“你们有什么话，等回山之后再说，现在且听我把当年的情形，在少侠与你们之前简单地说一下，也许你们就不会再反对我刚才所说的话了。”

他沉思了半晌，长长舒了口气后，缓缓说道：“金狮帮传到手里，已经是第三世了，在我全力筹划及帮中弟兄同心协力下，声势更高，威望更著，当时三奇一谷等江湖武林里黑白两道中的高手，亦均相继退隐江湖，于是江湖武林之中，各家各派能望我金狮帮项背的，简直可以说是没有，这更使我对自己的才略武功，感到骄傲而自满……”

他略微一顿，深深吸了口气，望了党剑秋一眼后，又接着说道：“没有想到江湖武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武功高绝的白衣秀士，在武林大会中以其奇妙的离象剑法及无极神功大显身手，连夺两次天下第一剑，号令武林，为江湖主持正义，一时声誉之高，名望之大，竟然将我金狮帮完全地罩住。”

他说着，似乎略微思索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以他一人之力，竟然有如此大的成就，身为金狮帮龙头帮主的我，自然是不服气，强烈的嫉妒，使我内心泛起了极端的好胜之心，我虽然无心问鼎天下第一剑，但是我要把这个手执天下第一剑、号令江湖武林的白衣秀士压倒，于是我暗中与他约下了比武日期。”

一声长叹后，他又接着说道：“如今白衣秀士劝告我的话，仍然时时萦绕耳际，欲领袖江湖武林，‘欲使自己的名

望一上再上，欲使江湖中人对你信服，并不是光凭武功就足以成事的，那要靠仁义，那必须要有大勇，这并不是意气之争的勇。’

“他的话是那么地诚恳，那么地感人，然而当时被名利所蒙蔽的我，非但不听，并且与白衣秀士订下输者在赢者有生之年，不得再出现江湖的诺言，我把整个金狮帮做了这一次比武的赌注……”

“在白衣秀士的黄龙剑下，在他神奇的离象剑法下，终于落败而回。

“在大别山中，我曾深深地忏悔着，养心性，练武功。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我却不能对仁义可敬的白衣秀士，再毁自己订下的诺言。

“你们不明就里，捕风捉影，竟然背着我找起了如今天下第一剑的执掌者，你们又如何知道后果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呢？在大别山中，尚情有可原，而如今你们竟……”

金狮帮龙头帮主的话是那么地诚挚感人，对使他屈居于大别山十数年的白衣秀士，竟然找不出一丝怨恨之意。

党剑秋觉得自己的大师父白衣秀士，确实有其伟大之处，在这一段话语中，这个观念只不过更加深了一层而已。

然而眼前这个当年叱咤一时的金狮帮龙头帮主光明的言行，磊落的胸襟，又如何能不令人钦佩仰慕呢？在险恶的江湖武林中，这并不多见呀！

这时他完全明白了，怪不得鞠丽君对身背天下第一剑者，会有那么大的仇怨，因为她只知道当年持剑者，非但使他父亲，也使她与所有的金狮帮人在大别山中，不能出人头